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九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論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

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于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出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謀而

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叔孫通傳云漢已并天下羣臣爭功或拔劍擊柱通欲與弟子共起朝儀上曰可試爲之通使召魯諸生三十餘人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蕝野外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遂設九賓以次奉賀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遂拜通爲奉常）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事見公羊襄公論注）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秦紀三十二年始皇）

巡北邊盧生入海還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北伐匈奴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為二道故其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聖人之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

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飾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

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內則曰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右佩玦捍注云紛帨拭物之巾也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族居之爲歡而異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娶妻若必行告廟之礼妾則否云內者正寢之中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檀弓云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注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饗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

之傳命周禮司儀注云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禮記聘義云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刑賞忠厚之至論孔安國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云刑疑付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公墓誌云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此論是也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忻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周本紀云昭王南巡卒於江上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上道衰微）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前漢馮野王傳云京兆尹王章譏王鳳專權薦野王代鳳章既坐誅野王懼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劾奏之杜欽時在鳳幕府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

而假不敢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禄是賞之道行於爵禄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禄不足以勸

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
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
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
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巧言詩注云遄疾沮止也言君子見讒如
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祉福也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夫君子
之已亂豈有異術哉制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
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
罰亦忠厚之至也穎濱嘗語陳天倪云亡兄子瞻又第謂官見先伯父問所以為政之方伯
父曰如汝作刑賞忠厚論子瞻曰文章固某所能然初未嘗學為政也奈何伯父曰政在場屋轉一論題時即
有執賞方敢下筆此文遂佳為政亦然有事入來見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了而後行無有錯也至今以此言
為家法伯父即提刑渙字文甫若事見語錄又李方叔師友談紀云王仲薿字豐甫相國郇公之子也嘗為寓
言東坡公頃應進士舉到省時郇公以翰林學士知舉得其論與策二卷真本論即刑賞忠厚之至也凡三史

起莖雖藁亦結塗注乙弍鏤如此論卷擬爲道人潔冲所竊今洲存推藁藁豊甫欲詳於倍以取之云

重巽以申命論 時赴 御試作

昔聖人之作易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說卦云巽爲風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說卦云巽爲木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則巽之道備矣聖人以謂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求而得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爾大而

鼓乎泰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鍼室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拔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怨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巽之彖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王弼注云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甲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而無咎怨矣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蠱之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王弼注云甲者創制之令也創制不可責之以舊故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洽而後乃誅也說者謂甲庚皆所以

申命而先後者叮嚀重複之意也聖人閔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乎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如此之謹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向風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曰重巽之道上下順也

孔子從先進論 公墓誌云治平二年自鳳翔府判官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二論即此篇與春秋定天下之邪正是也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

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
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以強其國者也是三
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
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
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
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
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
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戰國策焉說曰伊尹
負鼎俎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君子疾之管仲見威公於纍囚之中
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國語威公自莒反於齊聽鮑叔之言請管
仲於魯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威公親逆之于郊與
之坐而問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
國未安請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威公問以征伐
之謀管仲請擇天下之淫亂者先征之於是一戰師服

三十一國遂南伐楚北伐山戎海濱諸侯莫敢不從服管仲度威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商鞅傳云鞅自衛西入秦因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鞅復請見孝公公善之而未用也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孝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於是用鞅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衘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孝公卒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

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甞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於陵遲而大壞也孔子絕糧於陳蔡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脩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見家語在厄篇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丗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也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之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

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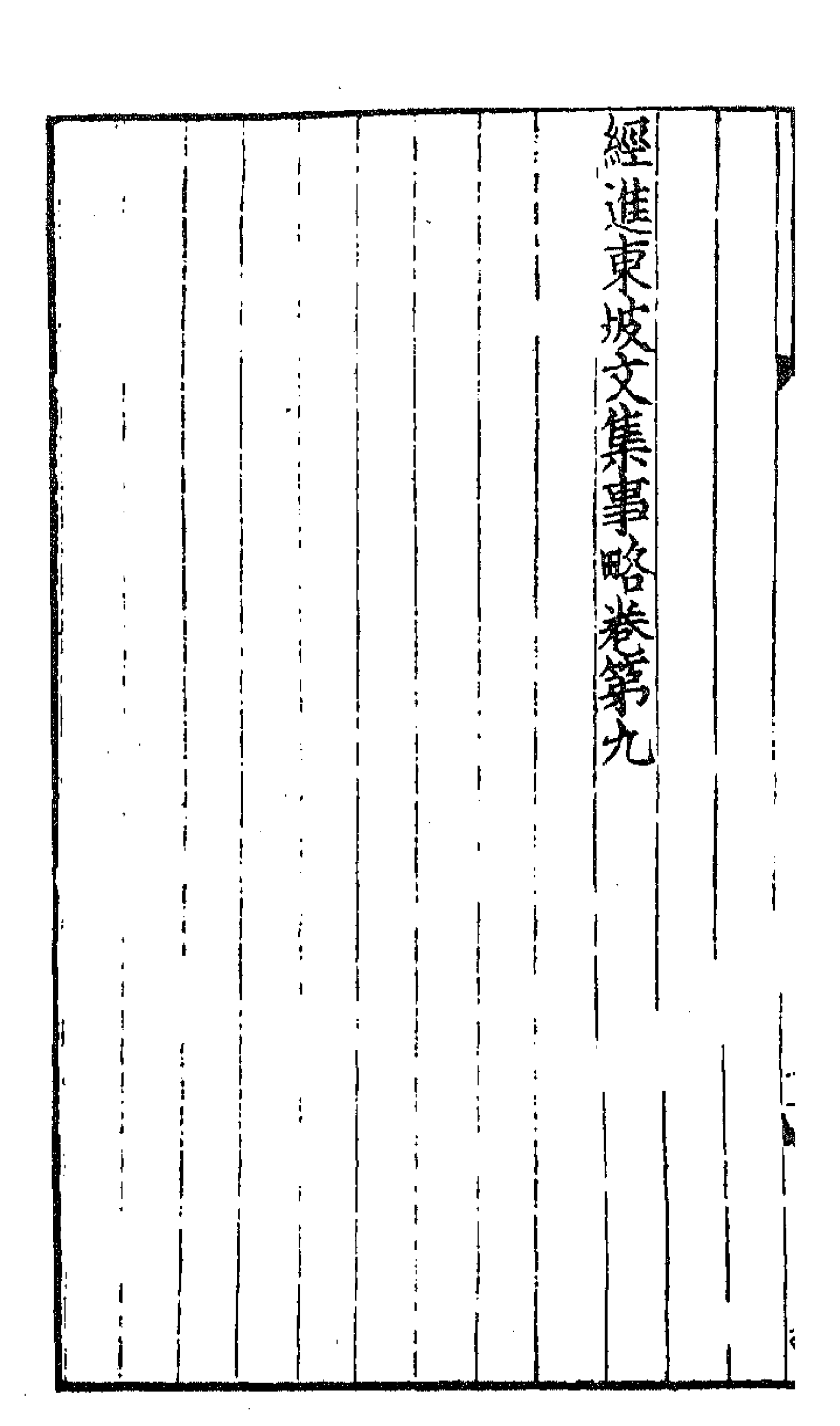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此語見范甯穀梁傳序）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變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家語觀周篇云孔子少而好禮與南宮敬叔求至周問禮於老聃）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之莫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

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已上並見太史公本傳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之爲君子者皆如顔淵凡爲小人者皆如紂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

此春秋之所以叮嚀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事在宋襄公論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君存不能正其過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左傳僖公九年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子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子于朝荀息死之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

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左傳僖公十年經書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卷第九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 上進

程試秘閣論 嘉祐六年命翰林學士吳奎龍圖閣直學士楊畋權御史中丞王疇知制誥王安石就秘閣考試制科奎等上王介蘇軾蘇轍論各六首即此是也

王者不治夷狄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既醉備五福論

形勢不如德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出公羊傳注公墓誌云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公羊傳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何休曰九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時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九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如宋衛陳鄭之屬皆齊晉相與之國）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如崇如介人如江黃之屬皆秦楚相与之国）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

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如秦穆公楚文王之流）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如書齊威召陵之盟晉文城濮之戰之類）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如齊威滅項則曰師滅項晉文召王則曰王狩之類）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如荊之入蔡伐鄭則以州称至於來聘則曰荊人焉所謂善累而後進者類此）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商人弒其君頵上書楚子卒所謂累而不錄者類此）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

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研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狄之不可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已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出論語注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佚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末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弛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爲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其說

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失而深折其辭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而解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包氏注曰禮義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敎民乎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樂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以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於尊卑者安於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

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

劉愷丁鴻孰賢論 出後漢劉愷丁鴻本傳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予我君子不取我可以與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己慮之又爲人諒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巳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避其弟判而詔聽之後漢刘般傳云般字伯興宣帝之元孫也永平元年封居巢侯般卒子愷當襲般爵遜与弟憲遁逃避封

父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絶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尤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力言其讓遜之美宜蒙矜宥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刘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彌父遺意致国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弥篤盖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召愷拜爲郎

丁鴻亦以陽狂遜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

後漢丁鴻傳鴻父綝建武元年以功封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遜國於盛不報既葬乃留書与盛挂縗經於冢廬而逃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亘桀甚相友善及鴻亡封与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責之曰昔伯夷吳扎乱世從權故得中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

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遜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

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遜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

范曄論曰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遜民无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從情以去国並未始有其遜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遜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与安矣至大鄧彪劉愷遜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辱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无讓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徵子類乎徇名者焉章懷太子注云鄧彪嘗遜国於異母弟荆又鳳故范曄併及之

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

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其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吴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史記吳世家太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遜史記伯夷傳太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遜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威靈之世士皆反道

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遜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元成傳太初元成尼洪當爲嗣後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等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以大河都尉元成爲後賢薨元成即陽爲病狂不應召欲遜爵以避尼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元成爲河南太守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

禮以養人爲本論 出前漢礼樂志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嘆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視其所安

者而爲之節文九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周礼冬官考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商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礼記月令則大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故論明堂者多惑此二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鄭元據周礼記昊天又旅五帝故元之所注謂天有六帝而王肅以爲天体惟一安得有六圓二之与郊祀實名異而体同又鄭元注王制據礼緯元命包六唐虞五廟商六廟周七廟注孫法太天子還廟之主以昭稀台藏於二祧之守王肅非之曰周之文王受命之主不遷之廟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並不以爲常數也此二家郊廟之說所以異同

紛紜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决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議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善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禮樂志云董仲舒對策有更化之說是時上方征討四夷不服禮文之事至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故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

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遂建此議因有筆削之說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皐蘇而制令亟易出後漢曹褒傳論皐即皐陶蘇名忿生周武王之司冠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樂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既醉備五福論出毛詩疏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樂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

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巳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行誠無近効要在於自信而

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此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旣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旣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高明有融者攸好德也高明令終者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君子偕老注云能与君子俱老者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

畢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節南山注云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具俱瞻視也此言尹氏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汝之所為其須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為兮緇衣注云緇黑色卿上聽朝之正服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采芑注云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朱芾黃朱芾也皇光煌二也言車服之美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盻盻焉疾視而不能平治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閒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若此可謂知本矣

形勢不如德論出史記吳起傳太史公贊曰能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去在德不在險史記吳起傳起與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史記漢諸侯年表序云臣遷謹紀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九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相須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危謀傍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之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

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晉史劉頌傳頌爲淮南相當武帝時在郡嘗上疏論封建今所引用即疏中語也）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有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敵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如因楚懷王之類）虜其將（如虜魏公子卬之類）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荅功

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荀子天論篇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謂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文選陸士衡辯亡論曰吳之興也參而由焉荀卿所謂合其參者也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一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論

續楚語論 國語中有楚語

屈到嗜芰韋昭注云屈到楚卿屈蕩之子子夕芰蔆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宗老者謂宗人也曰祭我必以芰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屈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君子曰違而道已上皆見楚語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柳文非國

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爲悠義屈子以礼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
尔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遵是固不爲非礼之言奢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爲逆
也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
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叮嚀之言棄而不用
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
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書公薨于路寢杜預注云路寢正寢也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左傳哀公十五年子路闐衛国太子蒯聵之難乃入太子使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啓手
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
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
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
學禮於仲尼左傳昭公七年九月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

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說即南宮敬叔何忌即孟懿子皆僖子之子管仲病勸威公去三孺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屈到即若敖氏之後國語云屈建命去芰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夫子即屈到也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義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

執母之器玉藻云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君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檀弓云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

如河乃瞑（左傳襄公十九年荀偃病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丈夫也焉）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云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无日矣）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惡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續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歐陽文忠公五代史唐六臣傳後云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

之說欲奪国而与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兆鮮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

田氏曾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田氏自景公以來擅權用事及簡公立寵闞止使爲政欲盡逐田氏夷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甲午遂弑簡公曾昭公伐季氏平子請以伍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後三家共伐公公遂奔齊卒於乾侯乃立定公定公卒乃立哀公哀公患三家將欲因諸侯以劫之後三家攻公公遂奔衛復如鄒越卒于有山氏並見左傳及史記世家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後漢桓靈之際諸常侍擅權恣橫凡天下知名之士皆目之爲黨人發累大獄至禁錮五族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乃大赦之凡黨事始自甘陵次禍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見黨錮傳甘陵謂周福汝南謂宗資也唐白馬之禍五代史唐六臣傳序云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爲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朝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朱全忠欲以嬖吏張廷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是歲四月彗出西北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等皆以无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

門人朝廷爲之一空又李振傳云振嘗率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賜死白馬驛振謂梁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忠臣義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柳宗元傳云宗元善王叔文韋執誼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劉禹錫傳云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與之交所言必從及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武陵司馬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唐史臣贊宗元等曰彼若不傅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名卿才大夫惜哉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

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杜預注云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事見襄公二十一年嗚呼宣子盍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用樂王鮒謀奉公以如固宮欒氏乘公門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殺欒樂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克之盡殺欒氏之族黨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漢黃霸傳云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苟然其首惡而貫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

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謹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曹參傳參去齊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謹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始李德裕之父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詆當路條失政吉甫泣訴於帝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由是牛李之黨更相傾軋凡四十年後德裕為仇人李咸所譖竟貶死崖州事見本傳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恥邪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正統總論上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

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見歐陽子正統論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耳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

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故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漢秦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正統辨論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霸統之說起於章子章子名望之字表民甞著明統論三篇以辨歐陽子之說其中篇云予今分統為二名曰正統霸統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統也堯舜夏商周漢唐抟宋其君也得天下而無功德者強而已矣其得者霸統也秦晉隋其君也

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章子曰歐陽永叔王統論与尊異於舊說者四焉以前世謂秦為閏今輒其功業之初宜得三統以陳壽列敘三國志鈞為之傳而魏不立紀以宜統二方以朱梁傳書而後書以降皆紐為僞梁故今並以王統進之予以謂進秦得矣而未善也進魏梁非也凡為書皆將有衛於治乱也秦之継梁於統之得否未有損益焉可惜者進之無以別善惡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為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章子曰魏不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蜀雖見滅吳最後亡豈能合天下於一哉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為天下無有

與之敵者而已章子曰宋梁挾力以取君殺其子弟宗屬而得之幸而幸乎大號以臨四方四方雖有叛離而莫之敢取有畏其强也今也不統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足焉可也今也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强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足者也章子曰御人且取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章子曰永叔之進魏特獎其能篡也夫謂以至公得天下者堯舜也以大義者湯武故二帝三王之得正統者不然也乃進能篡君者与之同列三人頑不取之說令有鄉人於此無異能也然未嘗盜非附於刑辟賤而与齒之皆爲盜者羣飲酒焉則以此坐齊齒爲驅全鄉人目之与盜皆稱聖以從賢与篡君其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

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吾將以聖人恥乎篡君而篡君又惡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章子曰宋叔以正統之論肇於春秋之季故引公羊大居正大一統之文爲據既曰大居正而又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耶以天下有君爲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章子曰宋叔直謂魏居漢晉之閒彼皆有統故遠魏而夲之也是不難明有白大夫者其父百年而死其身五十而死以百方五十則壽爲多

矣批曰其子亦百年擇以其父子皆壽而謂大夫非短命可乎漢之興也兼天下而有之晉之興也武帝平吳之後中國莫不臣魏之興也兼天下而有之乎中國莫不臣乎此二失也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變妾爲姑章子曰今有爲人婦者姑死矣其舅未娶焉謂之姑且也若特以嬖妾寵之爲其近尊者目以長妾禮之可也曰姑云者則惑也非正名之道也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說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歐陽子曰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以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

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簒君也誠若過然故章乎有以明其説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簒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正統辨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

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所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不得

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紀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取已舉其實者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

少不若堯而降為凡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章子曰天下之人知堯舜之為君不在於已而在公於天下也相率而尊之曰帝堯曰帝舜及夏之興也舜命禹為司空賓車水土功无与二舜以天下授之後世以其有所授也故謂之夏后氏以其德不及堯舜也故兼商周而號之曰王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取之後世以其取而得之之耶故謂之商人周人堯舜之德也盛故曰帝夏商周之德衰也則故曰王王之號名美矣因其時代也又為之別曰夏后氏曰商人曰周人古之人輕重人君有是也夫孰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

删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説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也

思治論 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

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大中祥符間建玉清昭應宮及集禧等觀又東封泰山祀汾陰亳社之後用度葉伐伴容李諮等議變有更錢幣茶鹽之法壞國朝錢幣茶鹽自張齊賢增鑄陳恕立法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
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游談一作談談而上之所以
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
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契丹舉國入寇大臣寇萊公決策親征駕幸澶淵兵威大振十一月李繼隆等射殺其大將撻覽虜懼遣求和朝廷遣曹利用定議於是後通好前漢張騫傳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注云要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与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其後重之西羌
之變而邊陲不寧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故邊陲不寧二國益驕
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
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

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負當天禧中罷監當朝臣差官之制仁廟康定中又罷當參官屬羣法益嚴而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太祖建隆三年以有司上言仰申明考課之法其後自乾德迄于嘉祐屢下詔令以革其弊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眞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

昔子太叔問政於子産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産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内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

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賫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可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必（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

尊太公曰後世寖微矣見前漢地里志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威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讀管子一書則仲之所施設皆可按見各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隣而取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二十八年夏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吳越春秋越王歸國四年欲伐吳范蠡曰未可也五年而吳王信讒喜屢僭輕遠班又欲伐吳范蠡曰姑待之六年吳王殺申胥又欲乘其間以伐吳范蠡曰姑待之七年而吳國蟹稻不遺種又欲乘其間以伐吳范蠡曰姑待之至二十年乃大宰伐吳一戰而敗吳於囿再戰而敗吳於泓又戰而敗吳於郊卒以滅吳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

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是何也知鑄而不

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初商鞅欲變法甘龍杜摯皆以爲不可其能言令之不便者凡數千人）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疏以爲親（秦之合從先說燕趙次說韓魏後說齊楚遂爲從約長并相六国）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事見高紀及信傳特韓信據燕陳餘趙歇據趙田廣據齊項羽據楚高帝往來滎陽成皐間）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從洪耿弇）

傳介從光武舂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鄧寇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後弇既破張步帝謂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此皆越人之鄙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踈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吾君則覩掌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斂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斂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

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有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眞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鬨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

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先是范仲淹等所陳十事其一請減任子慶曆三年降詔自宰相已下皆行減降自是任子之恩殺矣然猶未大艾也至加祐初龍圖直學士李柬之請更定選舉補之法知諫院范鎮又申言之自是每歲減入流者无慮三百負）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君猶有言者則可以勿䘏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一